



域外小说新译丛书

YUWAI XIAOSHUO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著 臧传真 少明译



7511.244

3

上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著 臧传真 少明译

А. С. ПУШКИН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根据 А. С. 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ТОМ 6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0) 译出

上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著 臧传真 少明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河北永清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frac{1}{2}$ 插页 4 字数 107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6-2437-7/I • 2175

定价:8.20 元

内 容 提 要

1773 至 1775 年,俄国发生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旨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本书主人公格利尼奥夫,作为一个贵族青年,于这次起义前夕,在前去为沙皇服军役的风雪途中,曾与普加乔夫邂逅相识。格利尼奥夫到达白山要塞后,因与要塞司令的女儿玛莎真诚相爱,成为觊觎玛莎美貌的贵族青年军官施瓦勃林的情敌。战争爆发了,要塞为起义军攻破,施瓦勃林投机背叛,勇敢正直的格利尼奥夫和聪明善良的玛莎,共同经受了战乱考验和施瓦勃林的百般迫害,而竟在不忘旧恩、注重军纪的普加乔夫的热忱帮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将轰轰烈烈的历史烽烟和生动感人的爱情故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突现了普加乔夫的形象,代表着诗人普希金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译 本 序

任子峰

普希金的人生旅程只有三十七个春秋，但是，他的生命之火曾熊熊燃烧，放射出灿烂光辉；他用自己的心血建造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这纪念碑永远耸立在人民的心中，耸立在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史册上，它标志着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

高尔基称普希金是“伟大的俄国文学之始祖”；别林斯基则说：“直到普希金，才开始了俄罗斯文学，他的诗中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①普希金的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普希金的创作是由诗歌和散文汇合而成的色彩斑斓、光辉夺目的大海。他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且堪称俄罗斯散文的灯塔。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同时又在散文领域积极探索、创作了不少珠圆玉润的小说，从而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40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

在普希金的散文作品中，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占有突出的地位。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尼古拉一世残酷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实行反动的恐怖统治，钳制社会舆论，扼杀民主力量，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然而，革命烈火是扑灭不了的。三十年代初，俄国霍乱流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史称“霍乱暴动”。同时，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30——1831年华沙起义，对俄国的革命运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俄国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

普希金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的动向，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贵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等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和忧虑。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历史，力图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为社会现实提供有益借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普希金这时期的创作集中于农民和农民起义题材。1830年，他写了《戈留辛诺村的历史》，暴露了在地主残酷压迫下农民的苦难生活。作者在这部书的构思中本来要写农民暴动，可惜书未完成。1833年，普希金创作了中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描写了不堪压迫的农民奋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理。

1833年，普希金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创作构思：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为此，他查阅了大量有关这次起义的档案材料，并且亲自到奥伦堡、喀山一带考察，同当年普加乔夫起义的目击者谈话，搜集了许多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歌谣。1835年他先写了一部《普加乔夫史》，翌年，又完成了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

《上尉的女儿》是俄国第一部真正反映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发生于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曾给专制农奴制以沉重打击。因此，沙皇统治阶级对普加乔夫恨之入骨，连他的名字都不许提及，否则就可能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在沙皇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在作品中正面地描写普加乔夫起义。于是，普希金巧妙地采用了一个忠于沙皇的贵族青年军官的札记的形式，通过他在普加乔夫起义时期的遭遇和感受，来塑造普加乔夫的真实形象，展现农民起义的威猛声势。

沙皇政府和贵族社会一向把普加乔夫称之为杀人放火的“暴徒”、“强盗”、“贼寇”等。当时一个反动文人曾这样描写这位农民领袖：“叶梅利卡^①贪利如不可理喻之强盗，凶残如虎狼，恣意抢杀并无宗旨，亦非贫困所迫，杀人作恶纯系嗜血成性，以蹙踏血泊为乐事。”^②普希金却一反官方和反动文人的诬蔑与诽谤，以惊人的勇敢塑造了普加乔夫的鲜明、感人的形象，描写了他的英雄、豪迈的性格。

暴风雪中，普加乔夫一出现就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为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登台亮相，小说在环境和气氛上作了渲染和铺垫。茫茫草原，狂风怒吼，飞雪翻卷，天昏地暗，路上不见行人。这肆虐的暴风雪，既是自然景色的真实描绘，又可以说是对黑暗、险恶的社会形势的暗喻。漫天的风雪，苍莽、雄浑、壮伟的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普加乔夫的茁壮形象和豪放不羁的性格；严峻、困难的处境，正可显出其英雄本色。正是

① 普加乔夫的名字叶梅利亚的蔑称。

② 转引自《俄苏文学史》第1卷，第140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在这样的氛围中，普加乔夫出场了。暴风雪中，他镇定自若地为迷路的格利尼奥夫指引道路，使他从困境中脱险，顺利地到达小客店。接着，作家通过格利尼奥夫的目光，勾画了普加乔夫的外貌：他四十岁光景，仪表堂堂，中等身材，略嫌瘦削，肩膀宽阔，大眼睛非常灵活，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快活，却有点狡黠。初次见面，普加乔夫那精明机智、淳朴善良、古道热肠的性格，就博得了格利尼奥夫的好感。临别时，他以免皮袄相赠，普加乔夫感激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这为两人以后的友谊和小说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不久，起义军攻占白山要塞，格利尼奥夫与普加乔夫第二次相逢。此时，普加乔夫已是起义军的领袖。“他身上穿着绣有金银花边的哥萨克大红袍。一顶牵拉着金色穗子的貂皮高帽子拉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那炯炯发亮的眼睛。”他注重友情，以德报德，对格利尼奥夫在他危难期间赠送兔皮袄始终铭记在心。因此，当他从被俘的军官中认出格利尼奥夫之后，立即将他释放，并接见和款待他。在格利尼奥夫眼中，普加乔夫“容貌端正，很讨人喜欢，一点也显不出残暴的样子”；“普加乔夫注视着我，有时微微眯缝起他的左眼，现出令人诧异的狡黠和嘲弄的神情。最后他笑了起来，笑得那么真诚愉快，弄得我看着他，也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格利尼奥夫看到，普加乔夫虽自称皇帝，但并不作威作福，他平易近人，与伙伴平等相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毫无拘束地与他争论。此次分别时，普加乔夫送给格利尼奥夫一匹好马，一件羊皮袄，让他或去或留，悉听自便。通过格利尼奥夫与普加乔夫第二次相遇，作家进一步展现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宽厚、和蔼、重情谊、讲义气的品格。

为救助陷入贵族军官施瓦勃林的魔掌的未婚妻玛丽娅，格利尼奥夫再次求助于普加乔夫。当听说有人为非作歹、欺侮孤女时，普加乔夫非常气愤，他的眼睛闪着光，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手下的人有谁胆敢欺侮孤女？不管他多猾，也逃脱不了我的审判……让他知道知道，在我这儿胡作非为、欺侮百姓会有啥下场。”他亲自陪同格利尼奥夫前往白山要塞，救出玛丽娅，并成全了一对有情人的婚姻，又签署路条，以便让他们顺利通过关卡。这件事突出表现了普加乔夫的疾恶如仇和富有正义感。

格利尼奥夫对普加乔夫满怀同情和感激，他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热切地想把他从他所统率的那伙歹徒中拉出来……拯救他的头颅”。他劝说普加乔夫去向女皇悔罪，请求赦免。普加乔夫却坚定地回答，他是一不做二不休；接着讲述了一个老鹰和乌鸦的故事。老鹰最后说：“不，乌鸦老弟，与其吃死尸活三百年，还不如痛痛快快喝一次鲜血……”他宁愿在自由的生活中哪怕度过短暂的一天，也决不苟且偷安，做一辈子奴隶。普加乔夫和他的伙伴们唱的那首歌谣“亲爱的翠绿的橡树林，不要喧嚷”，更表现了英雄的壮志豪情：

我有四个同伙死党：

头一个是沉沉黑夜，

第二个是钢刀一把，

第三个是骏马一匹，

第四个是硬弓一张，

还有我的密探，那就是利箭。

永远以黑夜、快马、宝刀、弓箭为伴，一旦被捕，即笑对死亡，慷慨赴难，义无反顾地走上绞刑架，这乐观豪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多么令人感佩！

就这样，通过格利尼奥夫和普加乔夫的三次见面，作家从外貌到内心世界，层层深入地描写了普加乔夫的形象及其性格。在作家的笔下，普加乔夫完全不是什么嗜血成性的杀人强盗，而是一个朴实、正直、善良的农民，是一个献身于人民的自由事业、英勇无畏、宁死不屈、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英雄。在黑暗的三十年代，当普加乔夫被淹没在一片诬蔑、诟骂之中时，普希金敢于拂去历史的尘埃，还普加乔夫以本来面目，这对一个贵族作家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普加乔夫之所以能成为人民拥戴的领袖，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英雄气质，而且在于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生活在人民中间，犹如鱼在水、鸟在林，自由自在；人民信赖他、热爱他，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的立足之地。普加乔夫在暴风雪中出现在小客店时，正是他被官府追捕、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但他情绪乐观，泰然自若，用暗语与店主人谈论着起义的情况。正因为他的旨在推翻帝制和消灭贵族的起义事业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受到人民的拥护。他揭竿而起，一呼百应，那些备受压迫的农奴逃犯，如从军队里逃出来的伍长别洛博罗多夫，流放犯索科洛夫，被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的巴什基尔老人等等，纷纷聚集在他的麾下。他率领义军，反抗官府，惩处贵族，攻关夺寨，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官兵望风披靡，土崩瓦解，而百姓们却用面包和盐欢迎他们。普希金通过艺术描写再次证明了他在《普加乔夫史》中得出的结论：“所有的劳动人民都拥护普加乔夫……只有贵族公开地站在政府一边。”义军深得人心，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因此节节胜利，其势如烈火燎原迅猛异常，以轰轰烈烈的声威“震撼了帝国”。小说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农民起义席卷草原

的浩大声势，这在俄国文学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普希金能以同情和公正客观的态度描写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运动，这是他思想上的民主主义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胜利；而且在整个作品中，这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家的贵族立场所决定的思想上的局限性。普希金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同情农民的疾苦，认为贵族地主的残酷压迫是激起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农民起义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在小说中描写了起义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并且通过格利尼奥夫的口发出了“但愿不要看到这毫无意义而又残酷无情的俄国的暴动”的慨叹。普希金希望变革俄国的现状，但他不主张采用激进的革命方式。格利尼奥夫所说的“那种从移风易俗出发，不通过暴力行动而实现的变革才是最完善、最牢靠的变革”，就代表了普希金的主张。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否定了农民起义这种斗争方式。对于一个世界观存在矛盾的贵族作家来说，这是不足为怪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苛求于他。

普希金创作《上尉的女儿》，其目的不仅在于客观地再现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画面，而更主要是从探讨变革俄国现实的愿望出发，力图从这次历史事件中总结和吸取教训，为贵族地主阶级指明出路，同时也为俄国社会指明出路。这一意图主要是通过通过对不同贵族的描写和评价来体现的。

普希金在小说中描写了两类贵族：一类是自私自利、毫无原则、寡廉鲜耻，与人民对立的反动人物；一类是正直、忠诚、廉洁，富有贵族的荣誉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对人民仁慈、善良的进步贵族。前者以贵族军官施瓦勃林为代表，后者以青年

贵族格利尼奥夫为代表。

施瓦勃林心灵空虚，道德低下，一贯好寻衅滋事，他是因决斗杀人被贬谪到白山要塞服役的。在这里，他出于对格利尼奥夫的嫉妒，再次挑起决斗。他身为贵族军官，却丧失贵族的立场和原则，毫无气节，见风使舵。白山要塞陷落后，他穿上哥萨克长袍，剃成哥萨克式的头发，摇身一变，成了“叛军”的小首领。此人卑鄙无耻，乘人之危，百般欺辱孤女玛丽娅，企图霸占她为妻。他心狠手毒，要放火烧死格利尼奥夫全家；他出伪证，诬陷格利尼奥夫参与暴乱，几乎置人于死地……普希金将施瓦勃林视为贵族中的败类，揭露和鞭挞了他的恶德丑行。

在格利尼奥夫父子，特别是青年格利尼奥夫身上，作家表现了自己的贵族道德理想。老格利尼奥夫具有强烈的贵族荣誉感和责任感，操守廉正，持家谨严。为了不让儿子沾染上流社会的恶习，特意将他送到偏远、荒凉、条件艰苦的边塞去经受锻炼，让他“干点苦差事，闻闻火药味”。临行时，他告诫儿子要忠心尽职，不要逢迎拍马，要记住一句老话：“爱护衣裳从新始，珍惜名誉从小起。”格利尼奥夫经过生活的磨砺、战火的洗礼，终于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少爷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军人。在生活中，他始终遵循父亲的教导处事为人。他与仆人萨维里奇和谐相处，从不摆主人的架子，不盛气凌人。他忠于爱情，不顾个人安危，拯救未婚妻玛丽娅出火坑，使她免受凌辱。他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看到普加乔夫穿得太单薄，立刻赠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对拷打俘虏极为反感；对战乱中人民遭受涂炭痛心疾首。他信守贵族的立场和道德原则，保持贵族的尊严，坚决拒绝向普加乔夫宣誓效忠和吻他的手。他多次与普加乔夫打交道，很同情这位反抗者，二人相互尊重，建立了友谊，但是他

始终没有投靠义军。当普加乔夫劝他留在义军服务时，他坚定地回答道：“不，我祖祖辈辈都是贵族；我向女皇宣过誓，我不能再为你效力了。”显然，在作者眼中，格利尼奥夫是贵族中的芝兰玉树，是完美道德的体现者。普希金将变革俄国现实的希望寄托在这类进步贵族身上。

在对不同贵族的有褒有贬之中，传达出了普希金的心声。他希望贵族，特别是那些当权者，应该像格利尼奥夫那样保持贵族阶级的高尚道德情操，公正廉洁，忠于国家，热爱人民，革除弊端，实行开明政治，这样才能使国家强盛，民心安定，才能避免发生像普加乔夫起义那样危及整个帝国的农民暴动。反之，如果让那些贵族中的败类，如施瓦勃林之流，为所欲为，欺压人民，定会物极必反，激起人民的反抗，那时，就不得不再次收获农民暴动的苦果。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然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俄国，历史又在重演，人们在今昔对照之中难道不应该得到某些启迪吗？普希金创作这部小说，就是要以历史为鉴戒，为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因此，别林斯基说，《上尉的女儿》是一部“着眼过去，说明现在，预示未来”的作品。

《上尉的女儿》是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园地里首先绽放的一朵奇葩，它那独特的风韵历来为人们所赞叹，为后世小说创作树立了艺术典范。

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家庭纪事的艺术形式。全书以贵族青年格利尼奥夫和上尉的女儿玛丽娅之间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为情节线索，以主人公的独特视角切入历史画面，通过他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来描写普加乔夫的形象及其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小说采用这样的结构形式，固然是由于险恶的社会形势和

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得已而为之，但同时也是为了艺术审美的需要。这一艺术构思将家庭纪事、个人遭遇、爱情纠葛、历史事件巧妙地熔为一炉，不仅使故事情节不枝不蔓，完整紧凑，而且使作品能够容纳更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更丰富的社会内容，更富有生活情趣和艺术感染力。

在小说中，兔皮袄的运用是颇具匠心的。这件小道具看似微不足道，但在作品的情节结构中起着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联结主人公格利尼奥夫和普加乔夫的命运的纽带；其次，它是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段，借助于它，格利尼奥夫对普通人的同情，普加乔夫的讲情重义，萨维里奇对主人的忠心耿耿，都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再次，它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块基石，正是有了它的铺垫，故事情节才跌宕起伏的铺展开去。

准确、朴素、简洁、清晰，是普希金散文创作的原则。这一特点，在《上尉的女儿》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这部作品的篇幅并不大，却浓缩着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外省贵族的家庭生活，边防要塞的军旅风貌，贵族青年的爱情纠葛，农民暴动的漫天烽火，两军阵前的搏斗厮杀，义军的军事会议，女皇的皇宫御园……五色缤纷，构成一幅俄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卷。

普希金写人状物，都尽可能地删去多余的东西，力求达到最大限度的简洁、凝炼。例如，在小说第六章中描写了一个被白山要塞俘虏的残废的巴什基尔老人，后来在处死要塞司令时就利用了这一形象，这样处理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避免了再设置其他人物的累赘。再如，在第二章描写小客店时，起初作者是这样写的：“在桌子上摆着一盘子粥。墙上挂着一支长枪和一顶高高的哥萨克帽。”后来修改时，把前一句删掉了，因为“一

盘子粥”与情节没有多大关系，而长枪和帽子则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它说明农民起义正在秘密酝酿之中。果然，到了第七章，起义爆发了，长枪开火了，高高的哥萨克帽子也戴在起义者头上。

这部小说一反当时俄国文坛流行的文体矫饰、词藻浮艳、华而不实的文风，通篇采用通俗、明晰、流畅的口语写成，为散文艺术的革新树立了榜样。小说中还引用了许多民歌、民谣、谚语、民间故事等，体现了普希金的创作与民间文学的血肉联系。果戈理在谈到这部小说的语言艺术时写道：“这无疑是俄罗斯最优秀的一部叙事作品。和《上尉的女儿》比较起来，我们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简直就像油腻腻的菜汤。这部小说是如此简洁和自然，以至于现实本身在它面前倒仿佛是不自然的、漫画式的东西了。”^① 这样的赞语，小说是当之无愧的。

^① 《果戈理选集》，俄文版，第6卷，第157页，1950年。

目 录

译本序.....	任子峰(1)
第 一 章 近卫军中士.....	(1)
第 二 章 向导	(10)
第 三 章 要塞	(20)
第 四 章 决斗	(27)
第 五 章 恋爱	(37)
第 六 章 普加乔夫暴动	(45)
第 七 章 猛攻	(55)
第 八 章 不速之客	(63)
第 九 章 离别	(72)
第 十 章 围困	(78)
第十一章 叛乱的村庄	(86)
第十二章 孤女	(98)
第十三章 被捕.....	(106)
第十四章 受审.....	(113)
删去的一章.....	(125)
译后记.....	(138)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要是进了近卫军，明天他就当上尉。”

“那不必，让他到部队里当兵吧。”

“说得好！叫他难受一阵子吧……

……………

“可他的父亲是谁？”

——克尼亚日宁^①

我父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利尼奥夫年轻时在米尼希伯爵麾下服役，17××年退伍，当时是中校。从那时起他便在辛比尔斯克自己的村庄定居，娶了当地穷贵族的女儿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芙娜·尤……为妻。我们总共有兄弟姐妹九人。我的兄弟姐妹们很小全都死了。

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多蒙我们的近亲近卫军少校勃……公爵的照应，我的名字就以中士的名义在近卫军谢苗诺夫团登记入册了。万一母亲生的是一个女孩儿，那么只要父亲向那个兵团声明这个未曾露过面的中士已经死去，事情也就从此了结

① 克尼亚日宁（1742—1791），俄国剧作家。本章题词引自他的喜剧《吹牛大王》。